

卢保红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警惕：

中国黑社会势力

当代中国黑帮大扫描



目 录

第一章	黑社会势力在中国大陆悄然出现·····	(1)
第二章	暴力大输出·····	(105)
第三章	城乡藏黑祸害一方·····	(173)
第四章	枪——黑道人物的“护身符”·····	(218)
第五章	走私、贩毒——黑社会大逞狂·····	(250)
第六章	天网恢恢恶魔难逃·····	(281)

第一章 黑社会势力 在中国大陆悄然出现

一、黑帮分子云集 Q 市 大比武竞选“帮联”主席

二、中国黑帮面面观

三、R 城黑社会大火并 飞机追杀

四、皇帝梦：奇特的“乾坤元宝朝”

五、北国“黄金荣”

黑帮分子云集 Q 市 大比武竞选“帮联”主席

1989 年 5 月，在北京，绝食、静坐、声援游行等活动如火如荼；而在著名游览避暑胜地 Q 市 L 山，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黑社会帮派组织的代表数百人，准备参加 6 月 1 日至 8 日在这里举行的全国帮派联合会成立暨大比武竞选联合会主席职位大会。

“咱们齐鲁大地，自古出英雄好汉，咱仇忠明虽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但也决不是孬种。今日诸位弟兄伙计愿意跟咱闯荡天下，是信得过咱，看得起咱，咱决不会亏待弟兄伙计的。我说伙计，以后，有我发的财，就有弟兄伙计享的福。”

这浑厚的嗓音从一间被封闭得严严实实的房子里钻出，在旷野里回荡。

这是一间高高的烤烟房，在鲁西南地区的 Y 县十分普遍，座落在离村子不远的地头上。这天是农历腊月初八，家家都忙着过“腊八”节，筹办年货，谁也不曾注意村外烤烟房里所发生的事儿。

烤烟房四壁没有窗户，只有房顶有一扇天窗，这天也给放下了，窄小的房门也给堵得死死的。房外，阴云霾霾，北风怒吼；结满尘埃、布满蜘蛛网的房里，七支蜡烛鬼火般地跳跃着。围着蜡烛，席地盘腿坐着七位汉子，个个赤裸着上身，尽管冻得直哆嗦打颤，但仍然挺直着腰板，直愣愣地一动不动。

居坐上方（北面）中间的仇忠明，讲过那番话后，起身拿上

一只大红冠公鸡，不管鸡如何玩命扑棱，他操起一把菜刀，从容地一刀将鸡脖子给抹了，然后，他又将冒着热气的鸡血依次滴进盛满了白酒的七只大海碗里，顿然间，白白的酒给染成了殷红殷红的。那只被放干了血的公鸡，被掷到地上后竟神奇地绕着席地端坐着的七位汉子扑棱着踉跄地转了一圈儿。仇忠明看着终于不能动弹了的鸡，哈哈大笑起来，其他六位汉子感到莫明其妙，面面相觑。

“我说伙计，怕油煎刀刮的，现在还来得及退出去！”

仇忠明说着，用凶狠的目光将六个汉子审视了一遍。见个个都是铁青着脸，咬紧着嘴唇，怒目圆视，仇忠明收回了满脸的凶气，变戏法似地将笑堆满了脸。他端起酒碗，依次递给六个汉子，然后端起自己面前的那只大海碗，站了起来：“我说伙计，来啊，诸位兄弟伙计舍得一刀刮，定能成为人上人。今天咱们伙计喝下这同心酒，从此就成了一家人了。以后，咱们伙计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有谁出卖了弟兄伙计，就会被杀妻灭子，断了他家香火。我说伙计，今天咱们伙计可不是说着玩呢，你们大概也知道仇忠明咱伙计的脾性，咱伙计可是说一不二的。”

仇忠明说着，将酒碗往前一伸，七只酒碗“砰”“砰”“砰”地碰在了一块儿，血酒飞溅，“咕咚”“咕咚”“咕咚”随着半斤多白酒下肚，个个脸色泛红，胳膊、脖颈以及额头的青筋迸突。

“大海、二海、小海、大泉、二泉、小泉伙计，我仇忠明虽为大哥，但是咱们伙计的命是捆在了一起了的。要生，要死；要享福，要受罪，咱们伙计都一块儿，谁也不特别。”仇忠明说罢，又用凶狠的目光将六个汉子扫视了一遍，然后，拿起一支已燃烧了一大半的粗粗的红蜡烛，用烛光烧烤着胸膛正中，一会儿功

夫，胸膛正中就滋滋地冒起一个大泡儿来，他的额头浸满了汗珠。他那只拿蜡烛的右手剧烈地颤抖着，但仍然倾斜着烧烤着胸膛。一会儿，鼓起的大肉泡烧烂了，露出鲜嫩鲜嫩的肉。最后，仇忠明紧咬着嘴唇，将还在燃烧着的蜡烛戳在那绽露着鲜肉的胸膛上，随着一声刺耳的惨叫：“啊！”仇忠明将疼得扭曲了的脸猛地仰了起来。

其他六个汉子不用说早已被仇忠明的举动所吓傻，单是那烧焦糊的肉味，也早使他们晕眩了。但是，在仇忠明那凶狠而近乎绝望的目光的逼视下，他们六个人哼着、叫着、扭曲着，剧疼折磨得他们丑态百出。等他们照着仇忠明的动作模仿完，个个已是大汗淋漓，屁滚尿流了。

“海泉帮”就这样诞生了。时间是公元 1987 年×月×日。

“大哥”仇忠明，这年 28 岁，山东省 Y 县人。农民。曾因流氓罪被判过五年徒刑。服刑期间，不思悔改，经常无理取闹。1984 年 7 月 14 日傍晚，在外出劳动返回监舍的途中，为取乐，仇忠明故意一次又一次地蹉脱走在他前面的犯人李某的鞋跟，因而发生争吵。吵着吵着，他们来到了河边，仇忠明突然揪住李某的衣襟，一通拳打脚踢，然后猛地一推，将李某弄到了河里。当李某被救上岸时，已是鼻青脸肿，奄奄一息了。仇忠明因此被关了禁闭。

在被关禁闭的第二天，仇忠明使唤送饭的犯人给他找来砖头，并逼着这个犯人用砖头猛砸他的左手臂，造成骨裂，之后，他写了一份起诉书给 Y 县检察院，诬告关他禁闭的那位管教干部打伤他手臂。后来，真相暴露后，仇忠明被加刑一年。

仇忠明在狱中混了七年后，于 1987 年 3 月刑满出狱。已是 28 岁的大龄青年了，没有媳妇，也没有人给他说明媳妇；家里

爹娘不认他这个做过大牢的儿子，兄弟姐妹也嫌弃他，他有家不能回。走头无路的仇忠明，在人身获得自由后却倍感绝望，最后只得找服刑期间结识的哥儿们，今天在这家混，明天在那家吃，四处漂泊流浪，整日游手好闲。然而，仇忠明是一个不安分的人，闲着无事时，他感到心发慌。更何况他有的是力气，有的是虎心豹子胆。他虽鲁莽，但却豪爽；虽残暴凶狠，但却侠气仗义。在 Y 县的地痞流氓堆中，仇忠明算得上个人物。

Y 县地处鲁西南，人口 90 多万，是老区。长期以来，这里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落后，属贫困地区。很多人家因为受穷，娶不起媳妇，出现了许多光棍户、光棍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县的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原来娶不起媳妇的人家纷纷盖新房娶亲。然而，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光棍户、光棍村太多，当地适龄姑娘根本满足不了需要，许许多多光棍望眼欲穿，为娶媳妇宁愿出大价钱。一些见钱眼开的人贩子见机行事，从外地将大姑娘、小媳妇或拐骗、或买，弄回 Y 县，然后卖给娶媳妇心切的光棍。

从外地或骗、或买一个妇女，在 Y 县一转手，少则赚 3000 元，多则可赚 10000 元。巨额利润，刺激了人口贩卖活动，一时间，Y 县人口拐卖成风。据有关部门透露，从 1985—1989 年，这个县共拐卖进妇女 2300 多人，她们来自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还有壮、苗、瑶、彝等少数民族妇女。她们中多数是农村妇女，也有在职职工、城镇待业青年，还有个别大中专学生，甚至还有研究生。

仇忠明在狱中结识的一些难友，有不少就是人口贩子。他们出狱后，重操旧业。仇忠明见一些难友拐卖妇女发了大财，便也眼红起来，很快也染指。随着人贩子的增多，便出现了一

些人贩子团伙；加之拐卖人口手段的现代化，便出现了人贩子集团。

仇忠明贩卖起人口来，贪心比起一般的人重，他利用其在劳改中打出来的“威信”，联络并收拢几个难友，组织成了“海泉帮”，从事大规模的人口贩卖活动。

“海泉帮”中的大海、二海、小海三兄弟以前贩卖妇女，是亲自南下四川、广西、贵州等地，从农村骗出妇女，然后亲自“护送”到山东Y县，直接卖给买主。入“海泉帮”后，大海三兄弟负责到四川等地拐骗妇女，大泉、二泉、小泉三兄弟则负责“护送”。这几个人贩子都是“几进宫”的草莽英雄，打架斗殴成性。被大哥仇忠明指派去“护送”妇女，正合他们心意。他们从大海三兄弟手里接受过“猎物”后，先在车站小旅店里将她们轮奸，然后再“护送”她们回山东。大哥仇忠明则坐镇Y县，坐等买主，干起了“批发”妇女的勾当。往往是“猎物”一到Y县，则直接由早已交了钱的买主领走。

1988年2月，发了昧心财的仇忠明，携巨款到广州、深圳玩乐，在那里开了“洋荤”后，胃口竟也高雅起来。他净找漂亮、摩登少女嫖，什么“上海妞”、“大连妹”、“哈尔滨白兔”之类的高级妓女，他在广州、深圳一个多月，几乎天天嫖，竟夸口说玩得有些腻了。

3月，在由广州返回的列车上，他注意上了一个胸前戴着“武汉钢铁学院”校徽的姑娘。清纯、秀丽、文雅的女大学生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衣冠楚楚的仇忠明竟然也学得绅士起来，撇着生硬的普通语，口口声声“伙计”、“伙计”地与那位女大学生攀谈起来。他谎称自己是深圳顺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此次北上到石家庄谈笔生意。言谈之中他许诺这位女大学生毕业

后可到深圳他的公司任职。涉世不深的女大学生竟然被仇忠明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甜丝丝的称仇忠明为仇先生来。而仇忠明也趁势大方地给姑娘许起诺言来，并施展起拙劣的殷勤。

女大学生姓高，芳龄 21 岁，此次乘车北上是为回故乡山西太原探亲的。刚参加完研究生升学考试，感觉希望不大，正愁毕业分配的事情呢。对深圳特区的向往，使得这位高小姐轻信了仇忠明，尽管他表演得很笨拙，但他确实很有钱，出手也特别大方，列车餐车上的几顿饭，使高小姐感到他象是个有钱的总经理。

高小姐在石家庄转车，而仇忠明也要在石家庄转车，两人一块下了车，此时已是正午，仇忠明邀请高小姐随他到石家庄和平宾馆吃饭、休息，在那里，他为她开了一个房间。就在高小姐饭后躺在床上休息时，仇忠明便诱奸了她。之后，他又假惺惺地邀高小姐到北京去玩，顺便陪他谈些生意，算作是对她的试用，并表示有报酬，而且当面就点给她 800 元钱。

高小姐觉得自己反正已是仇先生的人了，索性便又随他到了北京。她是平生第一次到北京，自然很兴奋，而仇忠明是心中有数，暗喜不已。花钱，对他来说是一种痛快，更何况花钱是为了跟一个纯洁的大学生睡在一起，心里那美滋滋的感觉甭提有多浓了。在北京度过了一个星期的蜜月似的生活后，仇忠明暗地里开始“收网”了。他告诉高小姐，他原籍在山东省，老家还有叔叔、伯伯等亲属，让高小姐陪他回老家看看，也算是让叔叔、伯伯他们瞧瞧她这个未过门的“媳妇”。高小姐信以为真，表现得很激动，深情地对仇忠明说：“你真好，当上了总经理还不忘老家人，我想回了你老家后，也能到俺家里去一下，让俺爹娘也见见你，咱们就订下婚事。”狡猾的仇忠明根本

不为姑娘的真情所动，但他表面还是装得挺认真的，用他那怪异的普遍话一口应承了高小姐的要求。就这样，高小姐一路欢喜，随仇忠明乘火车到了济南。然后坐长途车到了Y县。

一到Y县，仇忠明便原形毕露。他将高小姐交给了前来接他们的“海泉帮”的打手后，便再也不露面了。这些打手，都是些连禽兽都不如的流氓无赖。他们看到高小姐后，个个垂涎三尺，“赖蛤蟆想吃天鹅肉”，急不可待地将高小姐带到Y县县城一个旅社，饿狼扑食般地将高小姐给轮奸了。连续糟蹋了几天之后，他们以2万元的价钱，将高小姐卖给了邻县一个开砖厂的私营企业主。

像拐骗高小姐这类的事情，仇忠明只是偶尔为之，但都属于顺手牵羊。而大量的拐骗贩卖活动，则由他手下的打手们从事。“海泉帮”在南来北往的人口拐骗贩卖活动中，结识了不少干着同他们一样的罪恶勾当的帮派团伙。

1988年5月，在四川省D县，“海泉帮”的大海三兄弟结识了这个县的臭名昭著的黑帮团伙“龙凤会”的帮主陈九鸣。“龙凤会”在D县为首霸，拦路抢劫、赌博嫖娼、拐卖人口，无恶不作，五毒俱全，恶贯满盈。不仅如此，“龙凤会”还将爪牙伸到周围市县。

一天中午，刚在C市下火车的“海泉帮”大海三兄弟来到人民路中段的一家饭店吃饭，在门口看到有七八个姑娘站在那里。从装扮上看，可能是农村来的。大海三兄弟略一小议，便走了过去，问她们愿不愿去北京干保姆。姑娘一听要到北京去做活，个个都乐陶陶的。她们嘟囔说，本来有人领她们出来，说是到广东当打工妹，可到了C市后，领她们的那几个说是有事要办，让她们先在旅社等着。可是两天过去了，那几个人

还没有来接她们。她们正要找地方吃饭去。大海三兄弟听罢，更显得热情了。忙招呼她们到饭店吃饭。之后，他们便领姑娘们直奔火车站，准备乘当晚的火车离开C市。在候车室等车时，大海三兄弟跟姑娘们有说有笑，好不开心。不知情者还以为他们都是一个村出来找活的呢。在大海三兄弟跟姑娘们说笑当中，一个矮个子青年将大海三兄弟叫到一边，指着那几个姑娘说：“你们想将她们带到哪儿去？你们知不知道她们是我们带到C市来的？”

“我们要介绍她们到北京去当保姆，她们也都愿意。再说，你说她们是由你们带到C市来的，有何凭据？”

“你们这些龟儿子，别骗老子了，你当我不知道你们是干啥子玩艺哩。放聪明些，要么将妹子交给我们，要么交钱出来，一个妹子1000元。否则，便宜不了你们。你们还真想要凭据的话，可以，不过，到时后悔可来不及呀！”

大海三兄弟个个高大粗壮，哪里瞧得上眼前冲他们发横的矮个子青年：“你少在我面前瞪你那鸡巴蛋，我不认识你，也不把姑娘给你，也不交钱！”大海骂着，使眼色给二海、三海兄弟，俩人上前就揪那矮个青年，矮个青年见状倏忽一下子就溜了。不一会儿，矮个青年带着七八个粗壮青年将大海三兄弟和几个姑娘给围了起来。

大海毕竟是闯荡过社会的人了。他暗示二海、三海不要着急，而自己则走到那个矮个子青年面前，跟他摊牌，说明了自己的来路。“我们山东人是讲义气的，更何况我们都是在社会上闯荡的，都是朋友，有什么都好商量，多个朋友，也就多条财源吗。既然我们领走的姑娘是你们看好的，我们可以不带走，留下给你们。不过，我们还是想给诸位好汉交个朋友，也想让

朋友给介绍些姑娘来。要是你们想到山东做些生意，我们可以帮忙。”大海洪钟般的声音，得体的几句话，说得怒气冲冲的那个矮个子青年没什么话讲了。他尴尬地笑了笑，拱手对大海说：“好汉多包涵，兄弟有所莽撞，伤了好汉的面子，请不要见怪。这样子好吧，咱们待会儿一块儿跟我大哥谈谈，交交朋友好喽。”大海犹豫了一下，心想都是一路人，想必不会有什么闪失，见见就见见，没准交的朋友真有大用场呢。他憨憨地笑了几下说：“那当然是太好啦。我说伙计，你要给我面子的话，今晚我请客，请你们大哥。”

晚上，大海三兄弟在“芙蓉酒家”请了那矮个子青年及其大哥。席间，酒过三巡之后，大海方知矮个子青年的大哥叫陈九鸣，是D县“龙凤会”的帮主。大海是初次听说陈九鸣和“龙凤会”，不知其来历。矮个子青年见大海有些茫然，便抹嘴介绍说：“兄弟我叫蒋缙，是大哥的徒弟。大哥可是D县第一高手，混世界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龙凤会’，也是D县第一会，县委书记、县长办不了的事，我们‘龙凤会’却能办得了。凡是跟我们‘龙凤会’交朋友的外地人，要在D县，在C市也一样，有什么事，我们一定帮忙。”自称叫蒋缙的矮个子青年说话间看了一眼坐在酒席上座的陈九鸣，陈九鸣没反应，眯缝着两只小眼睛在一口接一口地抽烟。蒋缙又看了一眼大海三兄弟，然后端起酒杯说：“三位好汉，在C市有什么事情往明处说，我大哥可是爽快人。来，干下这杯酒，算是见面认识了。”

狐朋狗友聚在一块，一顿猛喝。但个个也都是半斤八两的酒量。虽然个个都酒气熏天，但还都是清醒。临散席。沉默了一晚上的陈九鸣说话了：“刚才蒋缙老弟说了，现在我们都是朋友了。三位好汉回山东后请转告你们的大哥，我陈九鸣愿意

跟他做朋友。后会有期了。”

散席后，蒋缜痛快地答应大海三兄弟，那几个妹子可以带走。如果山东那边喜欢四川妹子的话，他们可在四川这边多给找些妹子来，直接给大海他们送过去，算是合伙干吧。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做下了。

大海三兄弟回到 Y 县后，将在 C 市遇到“龙凤会”的情况给“海泉帮”帮主仇忠明详细地讲了。仇忠明听后很是欣喜。他觉得四川倒是他贩卖妇女的好基地。他马上命大海三兄弟返回四川，给“龙凤会”回话，两家联手，贩卖妇女。具体办法是由“龙凤会”负责拐骗妇女，然后交给“海泉帮”，“海泉帮”贩卖出手后，三七开分赃，“海泉帮”为七，“龙凤会”为三。大海三兄弟将这个口信捎给“龙凤会”后，他们提出将分成改为四六开，即“海泉帮”为六，“龙凤会”为四。大海三兄弟做不了主，就又赶回 Y 县，与仇忠明商量。仇忠明很痛快，当即答应。仇忠明心里清楚，这种交易可是无本买卖。“龙凤会”在四川将姑娘找好，“海泉帮”只需花个路费和饭钱，就能挣上一笔大钱。在 Y 县及周围一带，川妹是比较受欢迎的，因此开价也较高。在“龙凤会”和“海泉帮”的勾结下，一些姑娘成了牟取暴利的商品，受尽了凌辱。而“龙凤会”和“海泉帮”则大赚其昧心钱。

“海泉帮”不仅与“龙凤会”勾结，后来还与全国其它地方的人贩子及团伙勾结，大肆贩卖人口，赚尽了黑心钱。仇忠明发了财后，真的当上了明正言顺的经理。他不仅在 Y 县投资建旅馆、饭店，还窜到 Q 市，建经济实体。

1987 年春节刚过，仇忠明便赶到海滨城市 Q 市，找到在某区任区长的 Y 县老乡，送上了一份厚礼。他希望这位区长老乡帮忙，在 Q 市选个项目，他来投资。区长答应考虑一下。

没多久，仇忠明便得到答复，在 Q 市沿海岸建一座上档次的宾馆，由仇忠明与区里合作，各投资 200 万。一年之后，即 1988 年 3 月，Q 市××宾馆落成并开始试营业，仇忠明便挂上了宾馆副总经理的头衔。

仇忠明建宾馆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他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掩护。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是仇忠明认准的死理。“海泉帮”靠贩卖人口积累下巨额资金后，除仍继续从事人口贩卖外，还大肆走私倒卖进口香烟、家用电器，黄色录像带、书刊等。生意做大后，经常到沿海一些大城市考察、签合同，弄到货后，或就地倒卖，或异地处理，慢慢地，Y 县的大本营被 Q 市所取代了。Q 市××宾馆也就成了“海泉帮”的大本营，Q 市则成了“海泉帮”发横财的金矿。

在福建省×市，“海泉帮”的大海三兄弟联系到一批走私进口“555”香烟，货值 70 万元人民币，接货的同时交钱。仇忠明得到报告后，亲赴×市接货。接货日子由仇忠明亲自选定。这是一个月黑星密的寂静之夜，然而海边却是涛声阵阵。零点过去了，海上仍不见目标。仇忠明已经有经验了，在海边接货，常常正不了点。所以，此次他也并不特别着急。又 1 小时过去了，仍不见信号。考虑到带来的 70 万元巨款现钞，仇忠明真有些发怵了。正当他准备下令撤退时，忽见离海岸几百米处闪现了一束暗黄色的光，这是来船信号，仇忠明忙吩咐手下人回信号。来往对照了三次后，船靠岸了，仇忠明带大海三兄弟和大泉三兄弟上船验货，发现无差错后，让人将 70 万元巨款带上，一面付款，同时让手下人及雇来的一些民工御货。当货御下不足四分之一时，海面上突然射来几股强亮的光束，只听有人在

大声喊：“海上辑私队来了，快跑啊！”这一喊叫，吓得正在御货的人纷纷下船，尤其是那些雇来的民工，不顾一切地往岸上跑。仇忠明见状，不由得大惊。此时，钱已经过给货主了，而属于他自己的货只御下了一部分，就此逃离吧，实在可惜；不逃吧，万一抓住，没收全部货物不说，连租来的三台汽车也得被没收，损失就更大了，说不定还要被重重地罚上一笔款呢。容不得仇忠明多想，驶过来的两艘快艇开始喊话了：“不许乱动，接受检查”。仇忠明一听此话心里更毛了。顾不得许多了，逃离现场要紧。无可奈何，他只得率手下人匆匆下了货船，乘停靠在岸边的装货的汽车逃之夭夭了。

回到X市下榻的饭店，仇忠明心烦意乱。他细细回想了一下接货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他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在听到有人喊“海上辑私队来了，快跑啊”时，他没发现货主有什么惊慌的反应，他们也没着急开船走。至于后来是否跑了，还无从知晓。他决定等天亮派人到X市辑私部门去了解一下，看看是否没收了那剩余的货。第二天一早，大泉三兄弟便去打探，后来通过收买X市的一位司机，了解到X市海关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出现什么走私目标。仇忠明不相信，让大海冒称某报社记者，给X市海关打电话，问昨晚他们是否发现了走私目标，答案是否定的。仇忠明忽然一下子呆了：货主要了手腕了。他马上又让大海三兄弟和大泉三兄弟四处活动，打探货主的下落。他们在当地的黑道人物那里了解到了货主的详细情况。原来货主是X市“金鹰帮”下的一个小头目罗前洲。此人名气虽不大，但“金鹰帮”的知名度却很高，在X市许多帮派团伙听说“金鹰帮”就得让三分。罗前洲利用“金鹰帮”的名气，在X市欺行霸行，大肆吭蒙拐骗，走私贩私。他在与“海泉帮”

的仇忠明签订下走私香烟合同后，见仇忠明是外地人，便要了手腕，采取了“恐吓”办法，即让手下人尾随其装货的船，伺机装扮成海上辑私队出击，吓走仇忠明，既得了货款，又保住了货，从而可以继续与别人交易。

仇忠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又气又急，一时一筹莫展，窝了满肚子的火离开了X市。在Q市，他一连几日不离开他任副总经理的××宾馆，绞尽脑汁在想如何找“神鹰帮”的罗前洲算帐。一日，大泉三兄弟匆匆找到仇忠明，说从X市来了几个贩黄录像带子的人，看样子来头不小，问仇忠明要不要接上线。仇忠明正处在焦虑不安的状态中，骂大泉三兄弟是废物，说这件小事用不着向他汇报。待放大泉三兄弟走后，他忽然觉着应该找到X市来的这几位人，通过他们了解一下X市“神鹰帮”罗前洲的行踪。

仇忠明这位土里土气的黑道人物，却满脑子现代的犯罪思想，同时也不失奸商的机灵。他以谈生意的名义，在××宾馆宴请X市来的那几个人。碰杯间，来人报了姓名，为头儿的姓齐名柱成。席间，仇忠明旁敲侧击，了解他们来Q市的真实目的，也拐弯抹角地问“神鹰帮”罗前洲的有关情况。他说他曾与罗前洲做过买卖，合作得蛮不错，但后来却没有了音讯，听说是走私时出了些事，不敢露面了。仇忠明的本意是希望齐柱成他们说出罗前洲的真实情况，岂料他们反应冷淡，好像是根本不知罗前洲为何人一样，根本没接这方面的话头，弄得仇忠明很是失望，但他没有死心。话头儿一转，介绍起自己来。

“不瞒众先生，我在Q市还是能吃得开的，我什么买卖都做，只要是我经手的货，公家那头儿没人敢查。以前我在X市接的香烟、电器、汽车，回Q市后就能顺利出手，全是现款，干

净利索，不留任何后患。除 Q 市外，在山东其他地方，我仇忠明要办什么事也是不用费什么劲的。如果众先生瞧得起我仇忠明的话，咱们可以一块儿搞。你们来货，我给销。我可以按规矩见货一次付钱。众先生如果还有些不放心的话，可以到 Q 市去问问，我仇忠明有谁不晓。”仇忠明这里说的有谁不晓，是指 Q 市的“地下经济”界，的确，Q 市的黑道上，仇忠明的确是一位人物。

齐柱成等人没有听信仇忠明的夸口，说实在的，仇忠明的表达水平也够寒碜的了。不过，他们还是在 Q 市顺便问了一下仇忠明的名字，果不其然，问谁谁知。于是，齐柱成便与仇忠明达成口头协议，他们提供走私货给仇忠明，交接方式是老规矩，在海上验货付款，价格当然是很优惠的。

说实在的，仇忠明订协议时心里直犯嘀咕：会不会再被人耍。但他考虑到 X 市走私方便，货种齐全，价格也很低，是发财的好地方，不可多得，不能不在 X 市站住脚。为此，要不惜上当受骗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仇忠明也晓得其中道理，他决定横下心来，在 C 市闯荡闯荡，捞回曾经失下的面子。

最初的合作都是小规模，也都挺顺利。这使仇忠明放松了戒备心理，走私的胆子越来越大，仇忠明干脆在 X 市安营扎寨，收买打手，发展自己的势力。在他收买的一些当地人中，大都是街痞子和刑满释放的无业人员。这些人给仇忠明提供了不少走私的黑幕，其中包括齐柱成的有关情况。齐柱成系 X 市“雪山帮”骨干成员。“雪山帮”是与“金鹰帮”齐名的帮派团伙，主要从事走私等活动。同行是冤家，“金鹰帮”与“雪山帮”暗地里谁也不睬谁，但彼此也都不敢贸然拆谁的台。所以，两个团伙表面上互相尊重，来往不多。仇忠明了解到这些情况